

· 劉廣英 ·

畢業一甲子 行年近八十

——記通校十七期初級班甲子之會

楔子

空軍通校數度更名，然而即使升格為現今的航空技術學院，老同學間呼來呼去的仍然是老稱號。就如空軍司令部，叫起來好像就是不那麼順口。實則「初級班」這個名字，在我們畢業那個年代，就因與其他軍種軍官就任後第一階段的訓練班（我們叫中隊軍官班）同名，且配合當時正要推動士官制，而奉命改為士官班了。可是大家自我介紹時仍舊初字不離口，否則會被問：「什麼，你哪班的？」

十七初是降期而得

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入伍，第一次在教室集合，就是被要求更改錄取通知上的期別，由初十六改為十七。當時初中剛畢業的我，舉手詢問為什麼？得到答覆是：「要你改就改」；也對，就改了。過了一週「插隊」的學生才到，原來黃杰將軍由越南富國

島率軍回來，屬下之訓練班學生被分派到三軍軍校，來空軍者就取代我們成了學長。

那時我們同期學生有兩類，一是陸軍青年軍三期，或隨軍來臺二十歲不到之少年，二是來臺後初中畢業之「死老百姓」，是以年齡出入達九歲（最大與最小者分別為十八與二十七年次）。我是後者，乍聽到該封號時，感到很刺耳，久了倒深覺親切，因為就像早年流行太太叫丈夫「死鬼」一般，那可是愛恨雙面的稱號！

八十三人在其中

畢業同學錄是大家都愛的紀念品，我們那個年代尚准編印，但須列為密件，不得公開對外展示。也許正因為如此，我的那本以無線電收發報機用的不透溼紙包著，至今天藍色絲織封面尚未退色。那時公推之七位編委各有專長，汪北海設計並剪字形，毛鴻高繪圖供簽名，讓人一目了然我們



業中同
冊位錄
初念三
七紀十
十學簽

八十三人當年內心之期盼。

壯志未酬 獻身國家

十七初一畢業就有一位同學（面對紀念冊，細看名字，知道是兩位中的一位，但竟然不能確定是誰了）調到一江山對空連絡臺，成了「與島共存亡」的烈士。另外，趙老鼎分發戰管，在駐防馬祖期間，上班途中因交通車墜山殉職。老鼎民國二十一年生於廣東欽縣，為人一如其名。另位同學（故隱其名）調去支援「反共救國軍」，在突襲大陸任務中失蹤（一說被俘）。他廣東汕頭人，生於民國二十三年，如尚在人間洽逢八十大壽，誠懇祝福兩位得其所。

勝利之果 有福同享

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時三十分，共軍同時向大小金門及各離島，進行密集砲擊，在短短八十五分鐘內發射砲彈三萬餘發，後續到十月五日的四十三天中，累計數更高達四十四萬五千餘發。此時除前線實施強力反擊外，空軍健兒更是勇往直前，創下三十一比一之輝煌戰果。那時分散在空軍各基地之同學們，等待的是出征歸來的飛行健兒，愛看的是第二天各報頭版頭條的空戰報導。當然，更令人興奮的是那年春節對直接參戰者加發一個月薪資的勝利獎金。實際上以空軍而言，誰不是第一線很

難區分。於是則改為各領半個月，人人都有的決定，因而全軍普天同慶，歡愉極了。

雙慶之旅 意興高昂

打從畢業二十年起，我們就開始舉辦同學會。多年來由一輛遊覽車，增加到兩輛，而後又回到一輛，接下來少數人的聚會就用不到包車了，此過程正代表著由壯年走向衰老。而在于（簽名最明顯的同文）嫂小曾熱心鼓吹下，甲子之會就在今年三月二十五日順利舉行了。細數合照上的人頭，男女共四十三人，雖有老態，歡愉之情躍然臉上，可喜可賀。

結語

甲子之聚與八十大慶並沒包遊覽



大家聚會，甲子一甲一畢業初七校通，大家同慶祝多位同學八十大壽合照。

車，仍有十二位老驥伏軾之士，載著老伴至烏來風景區敘舊談天，歡樂之情猶如返老還童。人道軍人不老，我說鍛練使然。祝大家健康快樂！

鼓浪嶼側寫

· 北雁 ·

鼓浪嶼山巒起伏，風景如畫，清越的潮音，敲打著美的進行曲，島上沒有汽機車的喧噪，悠閒的腳步聲，寫出人心的喜悅。

菽莊花園，曲徑依山勢而建，四十四橋迴旋著淙淙流水，四季花卉終年綻放著滿臉笑容，永遠站在第一線，迎接訪客。

精緻的別墅群，遍布山坡，呈現出華僑榮歸故里的景象，鋼琴博物館，收藏各式各琴，空氣中飄揚著醉人的琴韻。

海濱岬角鄭成功塑像，遙望著中原，凜然威儀仍顯示著反清復明的密願，鼓浪嶼物質，全由人力運送，環保意識，值得現代人讚頌。

註：廈門鼓浪嶼為早期華僑歸國之群居地，民國初年，家家戶戶均有鋼琴，也叫琴島，今多捐獻成立鋼琴博物館，各聞遐邇。